

马一浮的儒家诗教思想发微^{*}

李虎群

提 要 20 世纪的一代儒宗马一浮,完全漠视 20 世纪以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、问题意识来整理、阐释中国传统学问的学术主流,始终以六艺之学统摄一切学术,以发明自性为为学宗旨,这一学术取向鲜明地体现在他阐述儒家诗教大义的思想中,把握这种思想对于理解和传承中国哲学的精髓极其重要。

关键词 马一浮 诗教 六艺 仁德

在 20 世纪的中国学人中,马浮(1883—1967),字一浮,是卓然不群的一代儒宗。他弱冠科举,县试第一;青年丧妻,远游美日,饱览西学,从事译介;回国后却林栖西湖近三十年,孑然一身,孜孜向学,其间蔡元培、陈百年、竺可桢等几次函电相请至北大、浙大任教,均辞不就;后抗战起,遂应竺可桢之邀,讲学泰和宜山;继于乐山创办复性书院,讲明义理,育才刻书;抗战结束,又归隐杭州以至终老。

马一浮认为,古时学者,非在多闻,学道而已;而六艺之文,即是道之所寓。六艺所载之道,和顺积中则为仁义礼智之德,英华发外则是诗书礼乐之教。六艺圆融,交参互入,马一浮首重诗教。

一 六艺之教,莫先于诗

马一浮认为:六艺之学,皆是求仁;而欲识仁,即须从《诗》入。所以,他指出“六艺之教,莫先于《诗》。于此感发兴起,乃可识仁。”

① 孔子删诗,说,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又说,“诗可以兴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,即是以无邪之诗,启人以无邪之志,使同归于性情之正,发露仁德根苗。诗以道志,故诗教大义,第一便是萌发善端,感兴志意。

盖夫凡民,或不幸不闻圣道,即出没无期;或幸而闻道,却莫知道要,闻若未闻,麻木不仁,不能兴起,最是病痛。诗教即是唤醒沉梦,诱人善机:

“人心若无私系,直是活泼泼地,拨着便转,触着便行,所谓‘感而遂通’,才闻此,何等俊快,此便是兴。若一有私系,便如隔十重障,听人言语,木木然不能晓了,只是心地昧略,绝不会兴起,虽圣人亦无如之何。须是如迷忽觉,如梦忽醒,如仆者之起,如病者之苏,方是兴也。兴便有仁的意思,是天理发动处,其机不容已。诗教从此流

^{*} 本文为“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”

①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,第 157 页。

出,即仁心从此显现。”^①

人心锢蔽日深,便更会溺于习气,役于形体,遂至于无往而不戕贼自性,于自家身心性命再无觉察;圣人诗教,即是唤起沉疴,令人闻诗兴起,发露善端,再从容施教,培植扶育:“先圣教人,莫不诗人保护初念,扶育之、扩充之,使其日长,使其不变。如孟子言,‘苟得其养,无物不长;苟失其养,无物不消’,故教人识取四端,不失其赤子之心。阳明之致良知,皆是这个意思。”^②所以,诗教固不限于三百篇,“凡以达哀乐之感,类万物之情,而出以至诚惻怛,不为肤浅伪饰之辞,皆诗之事也。”^③孔子闻孺子之歌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纓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亦为之说曰:“小子识之,清斯濯纓,浊斯濯足矣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朱熹亦盛赞韦应物“寒雨暗深更,流萤度高阁”之句,以为有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”之意,言君子虽身处衰世,光如流萤,仍是自强不息,如流萤之飞度高阁,未敢一日稍懈。马一浮因此不拘于作《诗大序科解》、《释毛诗九篇》等解释经说,亦喜称道屈原、陶渊明、杜甫之诗,更以为今日之文学多可摄于诗教:“志有深浅,故言有粗妙;事有得失,故言有纯驳。思知言不可不知人,知人又当论其世,故观文章之正变而治乱之情可见矣。今言文学,统于诗者为多。《诗大序》曰:‘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’三句便将一切文学判尽。”^④

马一浮不仅以《论语》孔门问仁解诗,更撷取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篇详予阐发。在释经文“五至”章时,他认为“五至之相,亦即六艺所由兴也。五至始于志,故六艺莫先于《诗》。……摄于志而主乎仁则谓之诗,被于物而措诸万事则谓之六艺。”^⑤诗人感物起兴,其味无穷;圣贤说诗,则触类引申,感发学人道意,立志不移。马一浮认为,孟子处处教人感动奋发、立志圣贤,正是诗教。而《孟子》中“公孙丑问不动心”一章言持志养气,正能与“兴于诗”之旨相发。孟子所言“君子所性,仁义礼智根于心,粹然见于面,盎于背,施于四体,四体不言而喻。”马一浮以为,“根心是志,粹面、盎背是气。志至则气至,诗至则礼乐皆至。”^⑥正是由于深通此理,马一浮在泰和首度出山讲学,即拈横渠四句教以感发学者;^⑦在乐山复兴书院从容讲学,又于开讲日即以学至圣人、尽己之性来引导学人。

马一浮认为,儒者先务立志,通于释氏首重发心,“佛氏所谓发愿,即吾儒所谓立志。果能立志,气自从之。平常为气所胜、习所夺者,只是志不立耳。”^⑧而真正的大诗人,所感者深、所言者正;诗教所寓,即能以正大温厚之意说诗,令人耳濡目染之下,不识痛痒麻木不仁之心复苏,油然而兴起道意,志既立焉,气自相随,才能优入道域,不自知而气质已然

①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第57页。

② 乌以风辑,马一浮《问学私记》,载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第1138页。

③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第12页。

④ 马一浮《泰和宜山会语》,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,第12页。

⑤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第165页。

⑥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第168页。

⑦ 即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为北宋儒学家张载的名言。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将其称作“横渠四句”。

⑧ 马一浮《尔雅台问答续编 示张立民》,载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马一浮卷》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,第506页。

自化。今日之人昧此,溺陷一曲不知统类,辞气鄙倍言语粗厉,遂失诗教之旨,成霄壤之隔。马一浮指出:“今人以情感归之文学,以理智属之哲学,以为知冷情热,歧而二之,适成冰炭。不知文章之事发乎情,止乎礼义,忧乐相生,有以节之,故不过;发而皆中节,故不失为温柔敦厚。看古人诗总多温润。如曰‘虽无旨酒,式饮庶几;虽无佳肴,式食庶几。’情意何等恳挚,读之者深味而有得焉,乃能兴于诗。移刻薄为敦厚,转粗犷为温润,乃能‘立于礼,成于乐’,亦即变化气质之功。昧者反是,但以增其回邪耳。”^①循诗教,于个人则能去缠解缚、变化气质,于社会则能陶铸淳风、兵刑不作;逆诗教,于个人则会锢蔽习气、流荡身心,于社会则致世风浇漓、枯干无信。马一浮于此,未尝不三致意焉:

万籁笙竽作者谁?泉声谷响本无知。道情愚鼓从来有,不及今人白话诗。(《自嘲》)

诗才只合亲元白,史笔何人继马班?遍地弦歌今日事,汉唐乐府已全删。(《观新剧》)^②

二 诗教主仁,以感为体

马一浮认为,仁是德之总相、心之全德,若人而至于不仁,即如医家所谓身患痿痹“不仁”之病,不识痛痒,同于木石,毫无感觉,如同死人。圣人施教,以《诗》为先,即因诗以感为体,易令人感发兴起,起死回生。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,皆是诗;而“此心之所以能感者,便是仁,故《诗》教主仁。”^③能感之仁,人人先天本有,但汨于习气、蔽于物欲,遂不能显露,诗教即是以歌诗唤醒仁体,故而诗教乃本于仁而立,亦为显露仁而设;所以,马一浮认为,凡《论语》问仁处,皆寓诗教大义,而学者第一要事,便是识仁。

马一浮认为,以诗教来显露仁德,是六艺所先,更是当世要务:“今欲对治时人病痛,亦在教其识仁、求仁、体仁而已。任何哲学、科学,任何事功,若不至于仁,只是无物,只是习气。”^④而今人所言道德伦理,是安排撰造出来,不是自性实德的流露,恰恰不能发露仁德,“仁是仁德,不是知识,不是情见,一毫己私未尽,便是害仁。今时人所言道德伦理,皆是知识情见,从己私出发,所谓色取仁者,与仁觊体相反,以依似之解,回曲之言当之,最为心术之害。”^⑤克尽己私,习气廓落,才能发露本体之仁;仁德发露,才能见性,由之尽己之性、尽人之性直至尽物之性。行远自迩,登高自卑,儒家始教,以诗为先,即是循循诱发学人仁德,此便是儒家立教之本,而本立自然道生。

马一浮认为:“世上只有两等人,佛氏谓之迷、悟,在儒书则为仁与不仁。”^⑥自性迷,便是不仁;自性悟,便是仁。诗教之所以能助发仁德,发露自性,即在于诗以感为体,发人深悟:“诗以感为体,感愈深者言愈挚。哀乐之形,诚之不可掩也。在阴则惨,在阳则舒,人之情也。……词不迫切,故出以咏叹;气不愤盈,故止于和平。言者意远,闻者神俱,由

① 乌以风辑、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,载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1138页。

② 马一浮《鬲戏斋诗编年集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741页。

③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第57页。

④ 马一浮《书札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2册,第540页。

⑤ 马一浮《书札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2册,第801~802页。

⑥ 乌以风辑、马一浮《问学私记》,载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1153页。

一人之心以通天下之志,始可与言诗矣。”^①因为感有深浅,所以言有粗妙;精微之言,必感人深至,圣人说诗,更能阐发精蕴,令人闻诗兴起,此即诗教大用所在。盖诗不仅自感,更能感人:“诗以道志,志之所至者,感也。自感为体,感人为用。故曰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。”^②诗可以兴观群怨,必止于无邪;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,即诗教大用;在《诗教绪论》中,马一浮释《孔子闲居》篇特结以“叹德化”以彰显感应之神,“不言功而言化者,功犹指其业用之著,化则唯称感应之神,所谓不言之教、无功之功,更无粗迹可寻,泯然无相,斯谓之化。”^③

但诗教自感感人之德化的大用在中国却日渐湮没。“春秋之世,朝聘燕飨皆用歌诗,以微言相感;天竺浮屠之俗,宾主相见说偈赞颂,犹有诗教之遗。中土自汉、魏以来,德衰政失,郊庙乐章不复可观。于是诗人多穷而在下,往往羁旅忧伤,行吟山泽,哀时念乱之音纷乎盈耳;或独谣孤叹,蝉蜕尘埃之外,自适其适。上不可说,下不可教,而诗之用微矣。”^④故马一浮讲学著述,不强求相应于当世,而实有寄乎将来,以为虽千载而下,有气类相感、遥契相应者,诗教大义仍不至于磨灭。天命之仁德亦将有以发露。“诗者,志也。志能相通,则无不喻。但用事须有来历,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,此则非学之深且久未易骤悟。今人不学诗,诗教之用不显。然其感人不在一时,虽千载以下,有闻而兴起者,仍是不失不坏也。”^⑤马一浮深情所寄,以为屈原、杜甫乃千古诗人之宗,欲作淳风祠祀之,使深于诗者皆配祀,冀可使后生兴起。马一浮有诗感叹说:

屈原杜甫两无伦,诗到能愚始入神。日月争光唯此志,江河不废赖斯人。西天古佛应分坐,三代遗风可再淳。欲向空山酬法乳,瓣香独拜泪沾襟。^⑥

三 诗学门径:人人性具,学而后成

马一浮不仅于诗多所拈取,为之解说、解诗设教;且自作活计,以理入诗、作诗说法。本诸诗教大义,他解诗往往推陈出新,更见温柔敦厚之旨;他作诗篇篇理境深远,多寓沉郁温润之意。他不仅现身示范解诗之法,更开启了诗学门径,使学者不唯会解诗,尚可进而学作诗,于诗教大义得自他受用,斐然成章。

马一浮拈取了《诗经》中的九首诗,分别给予了较诸前贤更加温厚的阐释。如《王风·兔爰》云:

有兔爰爰,雉离于罗。我生之初,尚无为。我生之后,逢此百罹。尚寐无吽!

有兔爰爰,雉离于罟。我生之初,尚无造;我生之后,逢此百忧。尚寐无觉!

有兔爰爰,雉离于置。我生之初,尚无庸;我生之后,逢此百凶。尚寐无听!

马一浮解释道,“‘尚寐无吽’、‘尚寐无觉’、‘尚寐无听’,哀彼昏之不误也。‘无为’、‘无造’、‘无庸’,与‘不知不识,顺帝之则’同意。《中庸》曰:‘人皆曰予知,驱而纳诸罟擗’

① 马一浮《序跋书启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2册,第27页。

② 马一浮《鬲戏斋诗编年集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180页。

③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第176页。

④ 马一浮《鬲戏斋诗编年集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181页。

⑤ 乌以风辑、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991页。

⑥ 马一浮《鬲戏斋诗编年集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396页。

陷阱之中,而莫之知辟也。’雉、兔同为猎者所守,但雉急而兔缓,其不免一也。自曰‘予知’者,犹之兔耳,此以兴利欲之有害大也。《易·系辞传》曰‘爱恶相攻而吉凶生,远近相取而悔吝生,情伪相感而利害生。’忧惧之萌,皆由私智妄作而起。作此诗者,其知道乎。”^①前贤解释此诗,多以为是闵周之作“桓王失信,诸侯背叛,构怨连祸,王师伤败,君子不乐其生焉。”^②而马一浮释此诗,尤重销归自性,以为此诗可兴起利欲有害甚大之义,‘尚寐无咎’、‘尚寐无觉’、‘尚寐无听’不再是指君子不乐其生,而是君子申怨之辞,所谓“哀彼昏之不误”,彼之昏误,正由于私智妄作而起;此诗经马一浮解说,更能提持学人向上,涵养性情。

又《郑风·蓍兮》云:

蓍兮蓍兮,风其吹女。叔兮伯兮,倡予和女。

蓍兮蓍兮,风其漂女。叔兮伯兮,倡予要女。

马一浮说曰:“当是贤人君子处乱世互相警戒之词。谨按,《诗序》以为君弱臣强,不倡而和;朱子《集传》目为淫词,均不及此说意味深厚。”^③马一浮胸怀温厚,处事坦荡,故诗歌一经他阐释,便呈现出无邪之思、敦厚之意;由此引导学人克己体究,发明自性所具之义理,他阐释《关雎》曰:“‘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’,是说《诗》亡《关雎》不复作也。《关雎》以淑女喻贤才,人之好德如《关雎》之求淑女,寤寐不忘,岂有不闻道者?人君如此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屈原作《离骚》,以女喻贤臣,其时去《诗》未远,犹为得之。”^④如此说诗,不止于文辞,更在于以诗喻德,以诗说理。

马一浮一生,即便颠沛流离之间,亦作诗不辍,深得诗学三昧。他自述道“近偶作诗,亦是惻怛动于中,而自然形于言者。亦自觉其衰飒,怨而未至于怒,哀而未至于伤,杂以放旷则有之,然尚能节,似未足以损胸中之和也。”^⑤盖马一浮既同民之患,多悯时伤乱之诗;但他并不因此损伤其自证之真,仍乐天知命。因此他教学人作诗,首重诗外之事:“诗不仅尚其辞而已,诗之外大有事在。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,只是胸襟太小。古人所感者深,今人所感者浅,古人所见者大,今人所见者小,故判然是两个天地,不能相比。”^⑥诗外之事即是胸中之和,即是诗教大义,得诗教之意,则所感者深,自无俗情,所以学诗之要,首在闻道“作诗是游于艺的事,但必须先志于道、依于仁,然后可。诗人所见者大,则其所言者远;其所积者深,则其所发者厚。不假安排,不事穷索,信手拈来,全是妙用。故曰:作诗须通身是手眼始得。”^⑦

本诗教大义而学诗,出语最重发自至诚惻怛,譬之母子,闻声相喻,“实则一切言语皆属于诗,真有至诚惻怛之怀,发之于言,自是感人。慈母之爱子,不学而能歌,赤子之于母,闻声而相喻,几以真情感通之故。”^⑧既然诗发自惻怛,基于天性,故人人性具,人人可学:

① 马一浮《鬲戏斋杂著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1册,第821页。

② 《毛诗正义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,第308页。

③ 马一浮《鬲戏斋杂著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1册,第823页。

④ 马一浮《鬲戏斋杂著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1册,第838—839页。

⑤ 马一浮《尔雅台问答续编》,载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马一浮卷》,第526页。

⑥ 乌以风辑、马一浮《问学私记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1180页。

⑦ 马一浮《书札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2册,第801页。

⑧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1012页。

“诗固是人人心中本具之物，特缘感而发，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之粗妙，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，亦尽有得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遗意者，又何人不可学耶？”^①然而作诗又不可一蹴而就，必待学而后成，“诗亦人人心中固有，唯须学而后成。”^②其具体门径是：

学诗必从《三百篇》、《离骚》、汉魏乐府、建安七子以及《文选》诸诗入手，方有法度。律诗必宗老杜，若香山、东坡、放翁之诗，说来太易，不宜初学。公安体及袁简斋之诗，学来易流怪癖，尤为初学所戒。学诗亦有悟处，然后写来方能生动。诗人胸襟，必与天地合其德，乃见其大。

马一浮以为，诗第一要胸襟大，第二要魄力厚，第三要格律细，第四要神韵高，四者具足，乃足名诗。诗学甚大，绝不止文词之事。“自古以来，历代诗人多如牛毛。然真正到家，一代不过数人；精心之作，一人不过数篇。诗学甚大，不仅文词雕琢。学诗得其门径，亦须十年工夫。若言诗学精微，则是终身之事。”^③即以马一浮之博学，尚以为自己平生诗作，老而愈工。“诗须老而后工。吾自视四十以前之作，近多不惬，四十以后可存者多，五十以后则几可篇篇可存。”^④故而马一浮强调，诗非不可学，然亦不必学，关键是要胸中有诗，“中国文学流派太多，历史太长，欲于各家各体一一沉浸精通，大非易事。是以胸中不可无诗，笔下则不必有诗。”^⑤而马一浮深意，正以笔底之诗，道出胸中之诗。“后世有欲知某之为人者，求之吾诗足矣。”^⑥

四 六艺之旨，诗实该之

诗教大义，其初本于仁而设教，其要即在诱学者体仁；而马一浮认为，体认又有体之于仁、以仁为体、全体是仁三层次。“其初体之于仁，是求仁知仁之事也；以仁为体，则动必依仁、由仁而不违仁者也；全体是仁，乃是安仁，方为究竟。……内圣外王之学，穷神知化之功，咸在于是。所言‘兴于诗’者，至此方是真实究竟了义也。”^⑦诗教本于仁，诱发仁，其归趣即是要人复其性德之初，以致全体是仁。马一浮又以为六经可配六德，“以六经言之，《诗》主仁，《书》主知，《乐》主圣，《礼》主义，《易》明大本至中，《春秋》明达道是和。”^⑧故而，深于诗教，全体是仁，必达六德，即能会通于六艺之旨。“诗教本仁，故主于温柔敦厚。仁，人心也。仁为心之全德，礼乐为心之合德，礼乐由人心生，是以《诗》之义通于礼乐。程子曰：‘穷神知化，由通于礼乐。’故《易》为礼乐之源，而《诗》则礼乐之流，是以《诗》之义通于《易》。政事之得失寓焉，是以通于《书》。民志之向背见焉，是以通于《春秋》。六艺之旨，《诗》实该之，诗教之义大矣哉！”^⑨

诗可该摄六艺之旨，是因为修至圣人阶位，全体是仁，此时说诗，实为声教大用，可显

① 马一浮《尔雅台答问续编》，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马一浮卷》，第526页。

② 马一浮《尔雅台答问续编》，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马一浮卷》，第984页。

③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，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，第1034页。

④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，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，第1031页。

⑤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，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，第1012页。

⑥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，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，第1019页。

⑦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，第167页。

⑧ 马一浮《泰和宜山会语》，第15页。

⑨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，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，第1009页。

同体大悲,“《诗》是声教之大用,以语言三昧,显同体大悲。圣人说《诗》时,一切法界皆入于诗,自然是实智。”^①援佛释儒,恐学人不解,他又详细阐释之:

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,恐学人难会此旨,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?诗通于政事,故可统《书》;以声教感人,故可统《乐》;‘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’,故可统《礼》;‘天地感而万物化生,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’,诗之效也,故可统《易》。子夏《诗序》:‘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《诗》。先王以是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’太史公《自序》:‘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明人事之记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敝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’‘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’二说不别,故可统《春秋》。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,则知《春秋》之用即《诗》之用,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。^②

马一浮认为六艺之文乃传六艺之道,而六艺之道实秉于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,先圣只不过得吾心之所同然、先进于道而已;六艺之文即是先圣垂迹,学人当循迹溯源、一一验之自心,一旦打开自己宝藏,便于圣贤不别。故马一浮治经,不琐琐于考据,一以义理为归,认为六经之外别有一部没字真经,强调博文立事、笃行进德,“治经,须先检点自己。凡治一经,须是所行是否于经有合。学诗,则于温柔敦厚而不愚。学礼,则于恭俭庄敬而不烦。一一引归自己,看自己气质偏处,习染重处,用力对治,方可得力。”^③如此治诗,才能循序渐进,渐可得力。

马一浮引《经解》“《诗》之失愚,《书》之失诬,《乐》之失奢,《易》之失贼,《礼》之失烦,《春秋》之失乱”,而独推重《诗》之失最少,“六失之中,唯失于诗者不害为仁,故《诗》教之失最少。”^④这里要知《诗》失之所谓“愚”者,尚须分别,“失之愚者,愚相粗细煞有差别,略以爱见大悲(犹有众生相而起大悲者)及所知愚当之。一品无明未断,皆与诗非究竟也。”^⑤所谓犹存众生相之愚,“唯屈原、杜甫足以当之,所谓‘古之愚也直’。”即是愚之细相,为古之愚;而所知愚之愚,则“后世修辞不立其诚,浮伪夸饰,不本于中心之惻怛,是谓‘今之愚也诈’。”^⑥则为愚之粗相,为今之愚。所谓“失于诗者不害为仁”是指古来愚之细相而言。正因认为《诗》教之失最少,马一浮于六艺之中,才首重诗教,也于诗道最为自信,尝言“贤辈听吾讲说,似尚不及读吾一诗,若有入处,亦堪与古人把手共行矣。”^⑦又说“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,中国微矣。《诗》之有系乎国本如是。”^⑧他一生弘传六艺,以仁为己任,亦以理入诗,以诗传道,盖得于诗教者深、寄于诗教者远矣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李虎群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102249)

(责任编辑 晓 思)

① 马一浮《尔雅台问答续编》,载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马一浮卷》,第519页。

②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1031—1032页。

③ 马一浮《尔雅台问答续编》,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马一浮卷》,第552页。

④ 马一浮《泰和宜山会语》,第15页。

⑤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983页。

⑥ 马一浮《泰和宜山会语》,第12页。

⑦ 马一浮《语录类编·诗学篇》,《马一浮集》第3册,第993页。

⑧ 马一浮《复性书院讲录》,第335页。